

相約在故園

刘维颖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相约在故园 相约在故园 相约在故园

相约在故园

xiang yue zai gu yuan

刘维颖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相约在故园

刘维颖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芮城商业彩印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25 字数:301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 3000册

*

ISBN 7 - 5378 - 1976 - 9

I · 1916 定价:17.00元

故事发生在金石市机关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之际。面对着这场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变革，人们在经历着心理冲突、心理嬗变、情感体悟……

官场世相录。官场“突围”记。

上 卷

盈盈一水间

第一章

诸位可曾记得，在我们的党政机关里，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一杯茶，一支烟，几张报纸翻半天”的顺口溜的？细细想来，这话说得还真有那么点严密性儿。别的不说，就那“半天”二字，便足可体现“增一分嫌太多，减一分须太少”的特点了。不信啊？你试试把那“半天”换成“一天”。恐怕当下就会有人着恼了：这话说得有点过头了吧？——他们会问——难道我们机关工作人员真是个整天无所事事吗！莫非那雪片似的公文不要收发不要拟办不要批办不要催办不要注办不要整理也不要归档了？莫非群众来访无需接待基层工作无需检查上级来人无需迎送日常业务也无需开展了？你再试试把“半天”换成“三分钟”、“一会儿”。恐怕又会有人笑你吹牛了：放你娘的骚屁啊！——他们会说——若果真是“三分钟”、“一会儿”，还不早到共产主义了！不过，话说回来，这话也有不严密的地方呢。首先，它只适用于多数机关的多数人。其

次，它对多数机关多数人那“半天”生活内容的概括也未免过于单调而缺乏色彩了。事实上，茶、烟、报纸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多数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自然不可或缺，但扯闲篇也实在是我们永久性的保留节目呢。天马海狗、大象跳蚤、政治流感、道德拉稀、法律性交，东南西北风，古今中外雨。我们无所不能无所不至。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时代的一大奇观吧？

却说 80 年代中期某一个春日的下午，天晴气朗，风和日丽，金石市新绿如染，百花吐艳，莺歌燕舞，诗画处处，正是一年里最好的时日一天中最好的光景。我们抗灾办呢，自然也是形势一派大好。忙了半天的我们或品茶或吸烟或看书或读报，各得其所而气氛融洽。我们刚上任的主任常光禄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陪同副主任刘铁、侯鼎、小车司机马忠厚，以及测设队干部靳豪一起观看一个喜剧小品的演出。表演者是侯鼎四岁的儿子伟伟。演的是他爸和他妈在床上怎么“咬架”。伟伟一人串演二角，于是便一会儿自报家门：俺爸！一会儿自报家门：俺妈！一会儿“猪拱地”，一会儿“猫吃天”。一会儿口中唔唔呀呀活像老头啃瓜，一会儿屁股腾腾颠颠直如小狗击水。几个观众始而被这节目的新颖独特“震”得目瞪口呆，接着便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起来。小品的导演无疑是新主任常光禄。因为只有他，这位由农村支部书记一步步走进市级机关的领导干部才会具有如此鲜明而浓郁的“平民风格”——细细想来，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许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率直可爱使这位新主任具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凝聚力呢。也只有他，这位在抗灾办上上下下看来，与副主任侯鼎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的人，才敢以侯鼎的夫妻生活为“素材”，创作并导演出这个也许会成为抗灾办永久性保留节目的精彩段子来。这个节目的表演者竟是侯鼎的儿子！其“脍炙人口”的“艺术魅力”还会有谁怀疑吗？

小车司机马忠厚笑了一阵，便起身沏了一杯茶，双手端给常

光禄说：常主任，您这点子新鲜。笑死人了，真要笑死人了。我长这么大，从没这么笑过。

靳豪朝着常光禄夸张地摇摇大拇指，学着电影里某个反派人物的腔调说：主任高，实在是高！赶明儿市里搞小品调演快快报上去啊，报上去保险得个大奖！靳豪说着又笑。他长着一个高高的额头，两条浓重的眉毛下，一双眈眈的眼珠发出幽幽的闪光——那笑就显得有点儿暧昧。

众人正不知靳豪是在真心赞许，还是有意寒碜，常光禄却笑骂道：你娘那脚！是想给老子戴“红胡子”哩，好阴险狠毒的家伙！

众人又说笑了一阵，便将目光转向侯鼎父子，都夸伟伟聪明伶俐，将他爸他妈那点坏事看得清清楚楚，学得真真切切。说伟伟真是好孩子，往后要更加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暗中捣鬼等等。伟伟被这一夸，便忸怩地将胖乎乎的脸蛋藏进他爸的怀里。他爸侯鼎晃动着他那干蔓菁似的脑壳，咧咧着大嘴，得意非凡地笑。笑着，便说他今日高兴，很乐意讲几个宝贝儿子的“荤故事”，与大家共同度过这个愉快的下午。

侯鼎说出这句有点儿惊世骇俗的话时，神情是那样庄重。众人听了，先是一愣，接着便爆出了一阵喝彩声。

众人一片声催侯鼎快讲，侯鼎却又卖开了关子，说我儿子今日首次登台亮相，你们居然不付出场费啊，还搞四人帮那一套呀！于是在场者每人骂骂咧咧给侯家父子扔下一毛两毛的几张角票，侯鼎才清喉咙润嗓子说：诸位想必知道，咱老侯做事一向细心。咱和老婆每次亲热都有记录哩。咱在墙上刻道道，一月一总结，一年一合计哩。去年二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个月的道道不对了，不知怎么一下子多出了三四十个。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侯鼎你不要命了啊！你他娘总是把那埋人的墓子当作喝酒的铺子啦！可仔细一回忆，觉得这事到底有点日怪哩：侯鼎瘦得干筋一条，哪

有本事创造这么高的纪录啊！我便暗暗立案侦察起来。有一天终于发现，原来是我这宝贝儿子办的好事，他狗日的竟也凑地场画起道道来了……

这时偎在爸爸怀里的伟伟插话道：您不能太霸道啊，您能画我为啥不能画？

众人看着伟伟憨憨的样子，哄的笑了。侯鼎却不笑，接着说：去年8月，我被咱常主任派到乡下去组织抗洪，一去二十多天。刚回家的那天夜里，刚睡下，咱就想得不行行了，可这小狗日的偏偏不睡，缠着我让他讲大灰狼。我装模作样半眯着眼说大灰狼他瞌睡了，咱也睡吧睡吧，小狗日的却像故意同咱作对，说大灰狼是白天睡觉夜晚出外捕食，咱也不睡不睡。后来，咱老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对这小狗日的说：伟伟，伟伟，和爸爸比赛爬高高好不好？小狗日的问：爬啥哩？我说：爬你妈肚子，看谁爬得高粘得牢。小狗日的嚷嚷着说我先爬我先爬，就朝他妈的肚子爬去。他妈也被逗笑了，笑着便骨碌骨碌翻烧饼。这样一来，小狗日的自然无法占领制高点。我看他累得狗喘气了，就说：来，让老子爬一回叫你见识见识。咱老侯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爬上去了，且粘得铁紧。这时，小狗日的爬起来看了又看，瞅了又瞅，说：啊呀，怪不得呢，爸爸有一个大钉钉管住妈妈了。

众人一个个笑得泪眼婆娑。这时，靳豪突然指着侯鼎叫道：啊呀，你们快看，伟伟怎一点儿不像侯鼎！侯鼎尖嘴猴腮一个丑八怪，伟伟面如满月英俊漂亮……众人便将目光齐刷刷转向侯鼎父子，煞有介事地上下打量起来，笑声更响地问：像谁？像谁？靳豪拍拍胸脯说：像我啊，你们没发现呀？常光禄道：像你个鬼！像我差不多！靳豪说：嘻！侯鼎的夫人你道是谁？那是前任市委书记的千金哩，能看得下你个土老帽！伟伟像咱靳豪还说过得去。于是众人便一哇声提议侯鼎去做“亲子鉴定”什么的。

谁也没有注意到，侯鼎那时却突然涨红了脸。只听咔嚓一声

响，一只口杯竟被他摔到地下，砸了个粉骨扬碎。坐在侯鼎对面的刘铁一下午未曾说过一句话，这时，忙站起身来，一把按住侯鼎说：猴子你干啥！连个玩笑不识了！

这副主任刘铁同侯鼎当年一道在湫水县一个叫梨花湾的村里当过“老插”，后来又一起工作多年，情谊自然比别人深些，便叫着侯鼎的绰号骂道，你这叫啥德行啊，朋友弟兄们开个玩笑嘛，怎说恼就恼哩！一头说，一头在侯鼎大腿上拧了一把。侯鼎想想，可不，这一类玩笑在机关干部中并没什么新鲜的呀，你这是怎啦？便呲牙咧嘴朝着儿子吼道：你干啥？把老子拧得好疼啊！众人愣怔片刻，忙说：拧得好！伟伟回去告你娘说，让你娘也在猴腓上使劲拧，谁叫他大嘴咧咧的尽胡侃啊！……侯鼎乘众人说笑得好，领着儿子匆匆走了出来。

对于侯鼎和他的妻子曾涛来说，他们之间的婚姻真有点像此地俗语所说：“寸来宽的板板箍水桶，铁圈圈管定是根本”。

这“铁圈圈”不是别个，正是侯鼎的老丈人，前市委书记曾昆。

感谢父辈们，他们从自己或许十分美好的愿望出发，为他们的儿女们精心建造了这艘家庭之舟。他们满心以为孩子们会比自己更看重情义，那么孩子们，就让这坚固而华美的船儿满载着两代人的深情将你们的生命之旅装点得更加壮美吧！然而，有谁料到，这一双可爱的儿女在同船过渡的几年中，却一次又一次地叩问自己：她（他）真的爱过我吗？我真的爱过他（她）吗？

三年前，侯鼎从他的父亲侯光第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了解到，父亲是在东北某商社被曾涛的父亲曾昆接到抗日游击大队的，那是1941年的事。那时，由曾昆担任政治委员的晋西抗日游击大队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上级给游击大队派来一个苏俄专家作顾问，侯光第是被请来作翻译的。在此后十多个年头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中，

曾昆和侯光第建立了怎样深厚的友谊侯鼎不得而知，但二人歃血为盟、拈香结拜、誓同生死、并且指腹为婚的事却是曾昆后来多次说起的。那一年，尚未做他老丈人的曾昆第一次向他说及此事时，侯鼎是揣着怎样浪漫的情怀和丰富的想象为这一动人的故事涂抹庄严肃穆而又不乏幽默诙谐的色彩啊。侯鼎猜想：这两个称兄道弟的老家伙当时一定是你捅捅我的肚腹我捅捅你的肚腹，然后带着满脸的郑重煞有介事地说：若生女，即姐妹；若生男，即兄弟；一男一女即夫妻。接下来便是一阵哈哈大笑。侯鼎猜想：那事一定发生在一个战斗的间隙里。那位：“安德烈”或是“尼古拉耶夫斯基”大叔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两个中国“达娃里西”（同志），跷着大拇指连声说：“哈啦少！哈啦少！”（好！好！）。侯鼎猜想：那事一定发生在一个美丽的春天里。一群麻雀在近旁的林木间啁啾，听了二人的话，便突然叽叽咕咕笑了起来。有两只还飞到他们的前面，眨了三下右眼又眨了四下左眼接着打了五个喷嚏。侯鼎想，大约就因了这些吉兆的缘故，他和曾涛先后出生了。然而，“指腹约婚”的事却一时难以提说了。随着天安门上空礼炮的轰鸣，曾昆和侯光第被历史抛进了两条绝难交会的人生轨迹。当时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政委的曾昆只听说侯光第被怀疑参加过某个反党同盟，因而由中央党校马列编译室下放到了吕梁山区一所中学任教，二人便失去了联系。事实上，这次打击不过是一场虚惊，尽管妻子未能经受得住这一惊的考验，过早地离他而去，侯光第还是兴奋得满面通红，朝着他刚刚三岁的儿子一股劲唠叨：又能干老本行了，又能干老本行了！斯巴细巴，斯巴细巴（谢谢，谢谢）！然而实际上，侯光第并没有去干他的老本行，或者说，他没有来得及去干他的老本行。因为就在上级宣布解除对他的“反盟”怀疑时，他于忘乎所以中，竟口若悬河唾沫横飞巧舌如簧引经据典，说什么草木皆兵了风声鹤唳了人各自危了，这些话便成为断送他后半生前程的宝贵材料。

公元1957年的冬天，是一个无雪而干冷的冬天。右派分子侯光第在那个冬天里被解往劳改农场。侯鼎记得父亲用一根杨木扁担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他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整整走了一天。侯鼎记得父亲单薄的躯体在凛冽的寒风中索索抖颤如一片干枯的树叶，不时回顾他的目光哀伤忧郁像一只频死的小猫。侯鼎跟着父亲在那个农场度过了十二三个年头。十二三个年头留给侯鼎最清晰的记忆是饥饿和寒冷，留给侯鼎最永久的纪念是一副搓板似的胸脯和一颗干蔓菁样的脑袋。父亲于艰难竭蹶中硬挺着将侯鼎送往学校，初中毕业后又鼓动他积极报名去插队……侯鼎一度明白，父亲在那些岁月中为什么宁愿咬着牙关忍受一切，而不肯求助于他那誓同生死的患难战友、兄弟？

可是父亲还是去找曾昆了。因为改正错划右派的文件中，仍给他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尾巴，而曾昆当时恰好调任了省委组织部长。只要曾昆说句话，砍掉那个尾巴想必不是太难的。

父亲一连跑了五趟，都未见上曾昆。前两趟是门卫挡了驾；第三第四次秘书介绍他去信访办，信访办又将他介绍回原单位；最后一回，父亲不顾秘书的阻拦强自闯进了曾昆的办公室。

曾昆正埋头于一堆文件之中，抬头看了来者几眼却没有认出是父亲来，便朝着秘书挥了挥手。这事本来并不奇怪，但父亲极其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令他在这种场合总是以维持自尊的某些行动掩饰内心的自卑。

父亲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又走了出来。但是父亲绝不甘心就此罢休。父亲第六次去了省城。

父亲在值班室给曾昆挂电话。父亲给曾昆准备好的第一句话是：曾昆我造你妈……然而事实上，父亲当时并没有用上这句话。父亲没有骂娘并不是因为他从来不骂这等粗话。父亲拎着话筒只呼出了一声“喂”。当曾昆操着温和而略带沙哑的嗓音问出“您是哪一位”这句话时，听筒里却只听到一个“我”字就又没了声音。

父亲在那一头大张着早已变成防空洞的嘴巴哭了起来。在那个盛夏季节炎热难当的下午，父亲原本只想骂人。父亲没有想到要哭。父亲大张着防空洞似的嘴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曾昆显然被听筒那边传来的压抑而凄厉的哭声震撼了，连声询问“您是谁？您是谁？”父亲终于可以讲话了。父亲答：我是……却又没了声音。父亲像是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盯着话筒愣了半晌才如梦初醒般地回答：我是侯光第……你老子！父亲终于吐出了他苦苦演练几天的另一句粗话。

父亲给曾昆逞过“老子”之后，静听着那边的动静。他忐忑不安。他泰然自若。

那一边却一片岑寂。突然传来电话挂断的声音，父亲的心猛然下坠。父亲颓然倒在电话边。

父亲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高干病房，曾昆泪眼婆娑地守在一旁。

曾昆见父亲醒来时，便摇晃着父亲的膀子急切地问：老哥哥老哥哥，真是你吗老哥哥？

父亲看着曾昆不说话。

老哥哥老哥哥你怎变成了这副模样来……老哥哥老哥哥这么多年了你怎不来找我？

别假惺惺的了，父亲说。父亲的话像刚从大山沟里搬运来的顽石蛋。我找你你不怕受连累我还怕连累你哩。我找你我是阶级敌人你是高级领导哪有那么容易！我找你我找你你为什么 not 找我！

父亲越说越激动，那时便要开了孩子脾气拧着股儿糖再也不理曾昆甚至不让曾昆碰他。

老哥哥老哥哥都是我不好还不行吗？……曾昆这时脸色变得青白如纸，双唇抖颤，头一低就掉下一串泪来。老哥哥老哥哥原谅我吧兄弟求你了。老哥哥老哥哥你要再不理我，兄弟就给你跪下了……

曾昆是否真的下跪了，侯鼎不得而知，但两兄弟和好如初却是事实。父亲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彻底解决，而尤其让侯鼎中意的是：几年后他和曾涛的婚事也顺理成章地敲定了。

然而这桩婚姻后来的演变，却给了侯鼎兜头一击。

曾涛和侯鼎是宇宙间来自不同星系的两颗星。曾涛是园艺家们精心培育的一朵花；侯鼎是荒野里任自枯荣的一株草。曾涛对生活的直感是尊荣和华贵；侯鼎对生活的直感是忍苦和艰辛。假若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生最可宝贵的是什么？假若你要求他们保证不说假话，那么，曾涛可能会答：是权力；侯鼎可能会答：是尊严。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二者之间是相通的。

曾涛打从和侯鼎结合的那天起，感到自己正在变作一个男人；侯鼎打从和曾涛结合的那天起，感到自己正在变作一个女人。

男人的血是燥热的，所以男人老发脾气。

大喜的日子里曾涛就“大不喜”，蜜月未终“蜜意”就终了。

新婚之夜宾客散尽后，夫妻俩将新房稍事收拾后，便靠在沙发上歇息。曾涛削了一颗苹果，用两个指头捏着递给侯鼎，侯鼎连连摆手说：不客气，不客气，自己来，自己来。神色惶乱不安。曾涛深看侯鼎一眼便不再“客气”，仍用两个指头捏了，拿果刀就那果肉上不深不浅割了两下，又使刀尖一扎，送到双唇间一点点啮噬起来。

侯鼎目不转睛地盯着曾涛看。这桩婚事敲定之后，侯鼎与曾涛单独处得并不多。曾涛在统战部是一个相当负责的中层干部。曾涛总是忙。曾涛总是推脱约会。侯鼎也便张口闭口称起“忙”来，好像十分担心曾涛会回约自己影响了工作似的，以努力塑造自己事业心特强的伟男子形象。侯鼎从未目睹曾涛进食的丰采。现在侯鼎看到了，便不由想到山野间吱吱喳喳啃食山桃山杏的松鼠，索索啦啦作践谷黍糜豆的“瞎佬”。侯鼎这么想着便“咕”地笑出了声。大约是为了表现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根本区别，侯鼎拿起一颗

苹果用两个手掌一掬，就咔嚓咬了一口。侯鼎的牙齿举世无双。侯鼎的家乡盛产核桃，侯鼎吃核桃从来不用锤子砸，用牙咬。侯鼎用咬核桃的牙齿对付苹果，那气魄自然是威武雄壮。啪嚓嚓咕。啪嚓嚓咕，令曾涛不能不为之动容。曾涛清清楚楚看见侯鼎只用了四口又半口就将拳头那么大一个家伙干掉了。现在捏在侯鼎手指间的果核早已不能叫果核了，因为它只剩下了半截褐绿色的小梗儿。曾涛问：晚饭没吃好？侯鼎打着饱嗝儿说：饱了，饱了。曾涛看了侯鼎一眼，半晌无言。将最后一小片果肉小心翼翼地送进口腔后，曾涛把鸡蛋那么大的一个其实还不能算作果核的果核轻轻放进烟灰缸，又问侯鼎：那果核味道还行？侯鼎愣了一下，脸红红的道：我爸打我小时就常对我说，吃苹果要把心心啃净……后来就成习惯了。说到此，忽然有几句调皮话蹦上侯鼎的心头。侯鼎便晃荡着干蔓菁似的脑壳，挤眉弄眼对曾涛说：刚才这一颗倒是真想学学娘子，起码留老太太脚后跟那么一块来着，没想到狗日的太滑头，一个斤斗就翻进杜（肚）家洼去了。曾涛未待侯鼎的话说完，站起身就走进了卫生间。

曾涛习惯穿着睡衣就寝，前几天置办床上用品时，特地为自己选了一件“香妃枕霞”低胸吊带喇叭裙摆真丝薄料的，也为侯鼎买了一件赭红色软缎提花的。这是曾涛对侯鼎惟一的示爱举动，侯鼎乐不可支，大天白日将身子脱得光溜光的一连试穿了三回才款款挂在衣橱里。曾涛有言：这套行头可是不到正日子不许上身啊！曾涛说这话时神情优雅而略带几许调皮，听得侯鼎不禁抓耳挠腮起来。

那是一个仲夏季节的夜晚，新房里弥漫着温暖而宁馨的气息。曾涛从卫生间冲澡出来，背对着侯鼎穿了她那一袭“香妃枕霞”的睡衣，像一朵红色的云霓朝着卧室飘去，走近门首，回头盯侯鼎一眼，不无讥讽地问：学坐禅呀？那时候鼎还在因为那可恶的苹果心心事件尴尬地呆坐着。听了这隐含了某种暗示的诘问，侯鼎

便听得他那遍布周身的血管里有无数紫色的小精灵齐声呐喊起来欢笑起来蹦达起来翱翔起来。侯鼎平日就寝前的洗漱大抵都有点儿草率，半盆热水一块毛巾脸上脚上一抹了事，今天当着曾涛的面他不敢造次，乖乖进卫生间冲了澡刷了牙，出来将他那软缎提花睡袍一披就进了卧室。那时曾涛已平展展躺在薄薄的绣衾下。侯鼎看到：那里有挺拔的峰巅正张扬着冲天的奇诡，那里有广袤的原野正驰荡着魅人的风烟，那里有幽邃的峡谷正喧嚣生命的呐喊。侯鼎的心头升腾起探险的激情。

这当儿曾涛侧转脸来朝着侯鼎扫了一眼，当下皱了眉头，一拧身子给了侯鼎个脊背。这情景使侯鼎有些莫名其妙。侯鼎愣怔一下，朝着床头镜中的自己一瞧，不禁也有些恼火。原来情急中，侯鼎将那睡衣穿反了。赭红色软缎提花面料的背面全是灰白的点状物，衣带从腋下直垂至两个小腿边，前襟大敞着，搓板似的胸脯棱角分明，尤其可气的是胯裆间他那二兄弟不看眼色不要脸面不识羞耻这阵儿居然蠢蠢欲动起来，整个儿一个花果山水帘洞猴子大王孙悟空磨拳擦掌舞着金箍棒准备大闹天宫的架势。侯鼎有些气急败坏，忙将那狗日的睡衣翻过又穿上，衣带挽进挽出一连挽了三颗疙瘩。侯鼎看着曾涛凝脂般丰润的背项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便发狠灭灯上床，蒙着头横下心来睡自己的觉。侯鼎心里念叨着不下软蛋下不软蛋软蛋不下终于睡着了。

曾涛却一宿无眠。她在暗暗垂泪。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一咬牙，翻转身来面朝了侯鼎。

睡梦中的侯鼎倒是憨态可掬。

曾涛装作熟睡中不经意的样子，将一条赤裸的手臂搭在了侯鼎的身上。

侯鼎不动。

曾涛等了半天见无动静，只好将手臂收回。

过了一会儿，曾涛又装作熟睡不经意的样子，将一只脚伸进